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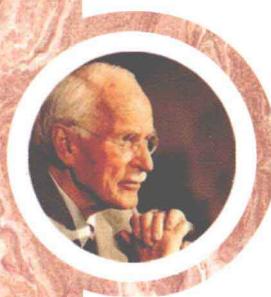
THE SYMBOLIC LIFE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 储昭华 王世鹏译

象 征 生 活

荣格文集

〔第九卷〕



《荣格文集》第九卷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 · IX

象征生活

THE SYMBOLIC LIFE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

储昭华 王世鹏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象征生活 /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储昭华，王世鹏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5
ISBN 978-7-5125-0065-5
(《荣格文集》第九卷 丛书主编 陈收)
I . ①象… II . ①卡… ②储… ③王… III . ①荣格， C.G. (1875~1961) —文集
②象征人类学—文集 IV . ①C52 ②C91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16898号

象征生活

著 者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译 者 储昭华 王世鹏
责任编辑 陈杰平
策划编辑 江 红 陈杰平
统筹监制 葛宏峰 兰 青
特约编辑 崔雪娇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6开
16印张 250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065-5
定 价 28.8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0995 传真：(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 录

英文版出版说明	(1)
第一部分 泰维斯托克系列讲演录 (1935)	(5)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泰维斯托克系列讲演录出版说明	(7)
第一版前言	(8)
第一讲	(9)
讨论	(23)
第二讲	(32)
讨论	(47)
第三讲	(58)
讨论	(77)
第四讲	(83)
讨论	(98)
第五讲	(107)
讨论	(131)
第二部分 象征与梦的解析 (1961)	(143)
一、梦的意义	(145)
二、潜意识的功能	(154)
三、梦的语言	(160)

四、梦的解析中的类型问题	(170)
五、梦的象征的原型	(178)
六、宗教象征的功能	(191)
七、重建精神的统一	(198)
第三部分 象征生活 (1939)	(207)
一、象征生活	(209)
二、讨论	(221)
译后记	(229)
参考文献	(230)

英文版出版说明

1940年下半年，正值全集的筹备期间，经与荣格教授协商，编者决定补设一卷，增录以下诸目：“心理分析阶段的各种评论、短文集、后记、荣格作品的参考文献，以及全集总目录。”恰逢荣格诞后百年，全集终出版面世。这一杂集成了该版中内容最丰富的一卷——不再包括参考文献和总目录：两者分别排入第19卷和20卷。

现在的第18卷包括了130多个条目，内容涉及了从1901年荣格26岁时在伯格尔兹尼接受他的第一个职位——助理，到1961年逝世前不久。这一卷实际上大体包含了荣格一生中职业和知识涉猎的所有方面。他一生致力于象征的阐释和象征作用的论证。此卷还摘录了荣格中年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以及1939年在伦敦牧灵心理学协会的研讨会报告。

整个材料之所以如此丰富，原因有三。其一，荣格从其积极从事的临床实践工作退休之后，即从1950年上半年一直到1961年7月逝世，主要从事著述写作：其中既包括对原有版本的丰富补充，也有为其学生和同事的书籍所做的众多序言，对新闻调查的回复，撰写《百科全书》条目，以及各种非正式演讲、书信（其中一些由于技术原因，或者因为已经在别处出版，都被收录在第18卷，而不是在书信卷中）等等。自1950年后，荣格所撰写的这些作品数目大约有50篇之多。

其二，在整理全集后几卷，以及书信（包括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的通信）和参考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了荣格工作早期的很多评论、短文和报告等。亨瑞·艾伦伯格（Henri F. Ellenberger）教授发现了荣格在1906—1910年间的数量可观的精神病治疗评论，并把这些转交给了编者。在此，全体编者对他再次表示感谢。

其三，荣格在古斯纳特时，有几部手稿都已完成或者将近完成，其中最早的是1901年对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读书报告。这些材料的有关内容包括：讲演稿提要、明显未完成的作品，以及未经荣格审阅和认可的抄本。其中提要本身完全具有收入本卷的价值。

2 象征生活

“泰维斯托克讲演稿”和“象征生活”都是口述材料，荣格已对此予以认可。前一作品就是广为人知的《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现在，以此为标题的版本出版于1968年。

大约在1960年，编者想要对第15卷《人、艺术与文学中的精神》进行扩充。荣格为别人著作所作的一些序言实际上也是对精神原型的一种阐发。荣格受邀进行筛选，最后他列出了15份序言，这些序言分别出现在以下作者的书中：莉莉·阿贝格（Lily Abegg），约翰·库斯坦斯（John Custance），琳达·菲尔茨-戴维德（Linda Fierz-David），迈克尔·福德汉姆（Michael Fordham），埃斯特·哈丁（M.Ester Harding）（两本书），安尼拉·耶菲（Aniela Jaffé），奥尔加·冯·科勒因-范彻斯菲尔德（Olga von Koenig-Fachsenfeld），古斯塔夫·舒彻梅斯（Gustav Schmaltz），汉斯·史密德-吉桑（Hans Schmid-Guisan），奥斯卡·施密茨（Oscar A.H.Schmitz）。后来，为了该杂集形式上的完整，这些序言都被收入第18卷。

现在此卷的内容——紧跟在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中更长、更全面的作品之后——被安排在了第四和第十六部分。全集中的各卷之间在主题上是相关的，而且各个部分均按时间顺序排列。结果是有时会出现重复，比如某些条目可能在不止一卷中出现。有些杂项被汇编入稍后的版本或者前面几卷中。例如，《临床心理治疗原理》现在作为第2版第16卷附录；《心理学与炼金术》的英文版序言，被编入第2版第12卷；《潜意识心理》的英美第一版自序，被编入1974年印刷的第2版第5卷。

译者赫尔（R.F.C.Hull）在久病后于1974年12月去世，这是此项工作的一个巨大损失。但是，他已经完成了对第18卷绝大部分内容的翻译。其他做出贡献的翻译者，按其姓名首字母的顺序依次是：格洛夫（A.S.B.Glover），鲁斯·欧瑞（Ruth Horine），海德格德·纳格尔（Hildegard Nagel），简·普拉蒂（Jane D.Pratt），利萨·瑞斯（Lisa Ress），沃尔夫冈·格梅林（Wolfgang Sauerlander）。编者对他们非常感激。格洛夫先生，直到他去世的1966年仍在这些文稿的汇编和整理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还要特别向两位合作收集资料者致谢，他们为收集素材和鉴别注释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一位是玛丽安·妮休斯-荣格（Marianne Niehus-Jung），她是她父亲文集瑞士版的副编辑。另一位是安尼拉·耶菲（Aniela Jaffé），她曾是荣格的秘书和荣格自传的合作者。

除此之外，还要对以下诸位表示感谢，他们在收集资料和出版策划上提

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帮助。他们是：桃瑞斯·阿尔伯特（Doris Albrecht）夫人，伯尼特（E.A.Bennet）博士，爱莫斯特·本茨（Ernst Benz）教授，乔纳森·多德（Jonathan Dodd），马丁·爱伯恩（Martin Ebon）博士，安托伊内特·菲尔（Antoinette Fierz）夫人，福勒郎（C.H.A.Fleurent），弗朗茨（M.-L.von Franz）博士，基莱斯皮（W.H.Gillespie）博士，迈克尔·哈姆博格（Michael Hamburger）（也感谢他允许我们引用他翻译的一首荷尔德林的诗），哈维特（J.Havet）（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约瑟夫·亨德森（Joseph Henderson）博士，安尼拉·耶菲（Aniela Jaffé）夫人，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夫人，吉恩·琼斯（Jean Jones）夫人（美国精神病治疗联合会），弗朗茨·荣格（Franz Jung）先生和夫人，詹姆斯·科旭（James Kirsch）博士，帕梅拉·朗（Pamela Long），梅尔（C.A.Meier）教授，马尔顿（W.G.Moulton）教授，亨利·莫利（Henry A.Murray）教授，朱莉·诺依曼（Julie Neumann）夫人，雅各布·拉比（Jacob Rabi）（《守卫者》作者），利萨·瑞斯（Lisa Ress），保罗·罗森（Paul Roazen）教授，罗伯逊（D. W.Robertson）教授，贾（Jr），沃尔夫冈·苏尔兰德（Wolfgang Sauerlander），斯宾塞-布朗（G.Spencer-Brown），杰拉尔德·塞克斯（Gerald Sykes），库尔特·温伯格（Kurt Weinberg）教授，雪莉·怀特夫人（Shirley White，英国广播公司）。

第一部分

泰维斯托克系列讲演录（1935）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泰维斯托克系列讲演录出版说明

在哈德菲尔德 (J.A.Hadfield) 博士的鼓励下，荣格应伦敦马兰特 (Malet) 街医疗心理学协会邀请，于9月30日到10月4日做了共计五场的系列讲座。根据该协会1935年的报告，这些讲座在发出通知时尚未命名。参加该讲座的大约有两百名听众，主要都是医学领域的人员。讲座和随后的讨论都做了速记记录。抄本由玛丽·巴克 (Mary Barker) 和玛格丽特·吉姆 (Margaret Game) 编辑整理，经荣格教授审阅后，于1936年由伦敦分析心理学俱乐部油印传阅，并冠以“基本心理观念：荣格五场讲座报告……”的标题。这一作品就是广为人知的“泰维斯托克讲演录”或曰“伦敦研讨稿”。

讲演稿曾被罗兰·凯根 (Roland Cahen) 收入其编辑的《灵魂的探索者——荣格》一书法文版中 (日内瓦, 1944)。在该著中，编者将这些讲演稿汇编到一个系列研讨会的文献当中，即1934年荣格给巴塞尔心理协会举办讲座的文献记录。荣格在伦敦和巴塞尔，以及于1934年和1935年在亚琛工业大学和苏黎世做的系列讲座中，有很多素材是相同的。

在全集编者的监督下，现在的版本经过了赫尔 (R.F.C.Hull) 的格式修订，并且对原先编者加入的注释进行了扩充 (在方括号内)。该版本出版于1968年，标题为《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纽约：万神殿书局，伦敦：Routledge & Kegan Paul)，其中增加了本尼迪克特 (E.A.Bennet) 撰写的前言，还附录了参与讨论者的个人介绍 (现在两者均已略去)。

衷心感谢巴克夫人和吉姆夫人的合作，感谢那些讨论的参与者允许披露他们的发言，感谢罗兰·凯根博士，以及泰维斯托克心理学协会现任秘书西德尼·格雷 (Sidney Gray) 先生所给予的帮助。关于注释的内容，编者还要特别感谢：约瑟夫·坎贝尔 (Joseph Campbell)，德斯蒙德·克拉克 (J.Desmond Clark)，艾迪安·基尔松 (Etienne Gilson)，诺伯特·古特曼 (Norbert Guterman)，丽莱·荣格 (Lilly Jung) 夫人，戴尔·桑德 (E.Dale Saunders) 和卢斯·斯皮格 (Ruth Spiegel) 夫人。

第一版前言

荣格教授为医学心理学协会所做的系列讲座的讲演录，由伦敦分析心理学俱乐部主持修订。

该讲演稿整体上保持原貌，仅为避免意义混淆，适当调整了个别句子的结构。编者希望这些细小的改动没有破坏讲座的原有情调。

条件所限，编者未能确定所有参与讨论者的姓名，而且实际上亦不可能做到对每位发言者的提问进行校正。对这些缺陷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阐述中可能出现的谬误，我们均表歉意。

表格、图形和图画的模板都是在荣格教授许可后，从他的原稿中移植过来的。^[1]

我们要感谢医学心理学协会。它不但促成这一系列讲座得以在分析心理学俱乐部举办，而且还通过各种途径为这项工作提供了便利。我们特别要对托尼小姐（Toni Wolff）表示感激之情，她对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帮助。最后，当然主要感谢荣格教授对那些疑难问题所做的解答，并且圆满地完成这一系列讲座。

玛丽·巴克

玛格丽特·吉姆

伦敦 1935年10月

[1] 表格和图形进行了重新绘制，图画（实际上是水彩画）的照片由本尼特友情提供。

第一讲

主席（克莱顿-米勒博士）（H.Crichton-Miller）：

1 女士们、先生们，很荣幸我能在此代表大家向荣格教授表示欢迎。荣格教授，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满怀欣喜地期待着您的到来。我们中的很多人确实一直都在期盼着这个系列研讨会，希望能从中多多获益。我相信，大家现在正憧憬着这个系列研讨会，希望能获得新的启迪。很多人之所以会来到这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您是把现代心理学从险恶处境中拯救出来的人。在此之前，它一直在人类知识和科学构成的序列中漂泊无依。还有一些人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赞赏您以开阔的视野大胆地促成了哲学和心理学的联姻。而这一切，在另外一部分人那里，一直是受到强烈谴责的。您为我们重构了价值观念，重新定义了心理学思想中的人类自由概念。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思想，这对我们弥足珍贵。最重要的是，您始终没有放弃对人类心理的研究，而在这一点上，所有其他科学都止步不前。因为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人所共知的贡献，我们对您心存感激，满怀期望地迎来这几次集会。

荣格教授：

2 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要说明我的母语不是英语，所以，如果我的英语不好的话，一定请大家谅解我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错误。

3 大家知道，我的目的是要把一种有关心理学基本观念的简明轮廓呈现给你们。所以，如果我的阐述主要是关注着我自己的原则或者观点的话，那倒并不是因为我忽略了这一领域内其他工作者的重要贡献。我不想过度彰显自己的地位，而且我确实希望我的听众都能像我那样去关注弗洛伊德（Freud）和阿德勒（Adler）的贡献。

4 关于我们的研讨进程，我想先让你们对我的安排有一个简单了解。我们有两大方面的主题要处理。一方面是关于潜意识内容结构的概念及其内容，另一方面是关于对那些源自于潜意识心理过程的内容进行研究时所使用的方法。第二方面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语词联想的方法；第二，梦的分析的方法；第三，积极想象的方法。

5 当然，我知道，我们不能对所有这些如此困难的主题给出一个完整的说明。

10 象征生活

这些主题涉及，例如，我们时代集体潜意识中的哲学、宗教、伦理和社会问题，或者集体潜意识的过程，以及对它们进行阐明所必需的有关神话和历史的研究。这些主题，表面看来无所关联，但却是构成、规范和扰乱个人心理状态最为有力的因素，也是心理学理论这一领域内纷争难休的根源。虽然我是一名医生，主要关注精神病理学，但我深信，这一心理学的特殊分支要发挥效用，必须还要有更深厚和广泛的一般心理学知识。医生尤其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疾病是被妨碍了的正常过程，而不是为实体本身完全独有的。物以类治是古老医学中的一条值得注意的真理，但伟大的真理也最容易变成彻底的谬论。因而，医学心理学就要小心谨慎，避免陷入病态。片面视角和视野局限是人所皆知的神经怪癖。

6 无论任何我可能会向你们讲述的东西，无疑都只是一些令人遗憾的未竟之业。很不幸，我对新理论并不感兴趣。因为我的经验主义性格更热衷于新事实，而非对这些事实进行推测，尽管我必须承认后者是一项令人感到惬意的理智休闲。对我来说，差不多每一个新病例都是一种新理论，而且我并不认为这种观点就完全的不可取，特别是当人们审视极度年幼的现代心理学之时，而它在我看来尚在摇篮之中。因此，我知道，对形成一般理论来说，时机尚不成熟。甚至在我看来，心理学似乎既远未能理解其任务之庞大艰巨，也不明了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心理本身所特有的错综交织、令人棘手的复杂本质。似乎我们正在事实面前觉醒，而黎明太昏暗，还不足以让我们完全认识到心理意味着什么。心理，作为科学观察和判断的对象，同时也是它借以获得这些观察的手段。非常难应付的恶性循环使我极度谨慎，并常被人完全误解成相对主义。

7 我不想引入令人不安的批评性意见来妨碍我们。我仅仅把它们作为对似乎不必要的复杂化的一种可预见的口实。我没有被理论困扰，而是为大量的事实费心。因此，我请求大家注意，时间有限，不允许我提供能证实我结论的详尽证据。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梦的分析的错综复杂性，以及研究潜意识过程的相关方法。简言之，我要大力仰仗诸位的善意，但是我自己首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让事情明了。

8 首首先要指出，心理学是关于意识的科学。其次，它是关于我们称之为潜意识心理的产物的科学。我们不能直接地探索潜意识心理，因为潜意识就是潜意识，我们同它没有关联。我们只能同有意识产物打交道。我们认为有意识产物源自于所谓的潜意识领域，即哲学家康德在他的《人类学》⁽¹⁾ 中谈到的作为半个世界

[1] [康德：《实用观点下之人类学》（1798），心理分析1，简明定义1，第5章。]

的“模糊表象”领域。关于潜意识，我们要说到的，也就是有意识心灵要说到的。潜意识心理是完全未知的一种本性，始终以有意识的方式被意识所表达，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我们不能超越其外，并应始终把它作为我们意见的终极判定。

- 9 意识是一种独特的东西，一种间歇现象。人生 $1/5$ ，或者 $1/3$ ，甚至是一半的时间都处于潜意识状态。我们早先的儿童期是潜意识的。每天晚上我们都陷入潜意识，只有在醒来到睡去之间我们或多或少处于自觉的有意识状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意识究竟有多清晰也是值得质疑的。例如，我们以为一个10岁的男孩或者女孩是有意识的，但是，人又能够轻易地证明：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意识，因为它是没有任何自我意识的意识。我掌握大量的儿童病例，他们在11岁、12岁、14岁甚至更大年龄时，突然认识到“我是”。因为在人生中他们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在经验着，认识到自己在回首往事时，虽然记得发生的事件但却无法记起自己身处这些事件之中。
- 10 我们必须承认，当我们说“我”时，并没有绝对的标准来评判我们是否有关于“我”的完全经验。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对自我的认识仍然是不完整的，人们将来会比现在更多地了解自我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我们不能预见这一进程何时会完全终止。
- 11 意识就像是未知的巨大潜意识区域之上的表皮或者外壳。我们不知道潜意识的支配范围有多广，因为我们对它根本是一无所知。你当然不能对你不知道的东西妄作评价。当我们说“潜意识”时，我们常常是想用该词来传达某些东西，但实际上，我们不过是传达了：我们不知道潜意识是什么。我们只有间接的证据证明，有一个潜在的精神领域是存在的。我们还有一些科学的理由来得出它存在的结论。从潜意识形成的产物，我们能得出有关其可能本质的结论。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武断地作出结论，因为事情在实际上可能同我们意识到的迥然相异。
- 12 例如，如果你观察我们的物理世界，并且对照由我们的意识所构成的那个相同的世界，你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精神图景，它们并不像客观事实那样存在。例如，我们看到颜色、听到声音，但事实上，它们只是震荡。实际上，我们需要一个具备各种复杂仪器的实验室，以便确定那种远离了官能与心理的世界的图景。我猜想，这同我们的潜意识是非常一致的——我们应该有一个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我们能依靠客观的方法，确定在潜意识状态下事件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我在讲座过程中的任何有关潜意识的结论或者陈述，都要置于那种审定之下。它始终都是好像，而你永远不要忘记这种限制。

12 象征生活

- 13 此外，有意识心灵可谓狭小。它只包括特定瞬间的少量共时性内容，同一时间所有剩余的都是潜意识，我们只能通过有意识瞬间的顺延，得到对有意识世界的一种拓展，一种一般理解或者知觉。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总体的意象，因为我们的意识太过狭窄。我们只能看到存在的闪现。似乎我们总是透过一条缝隙在观察，以至于我们看到的总是特殊的瞬间，而其余的全部都在黑暗之中，致使我们在当时无法知觉。潜意识的范围巨大，而且一直是连续的；而意识则是一个被瞬间景象限制了的领域。
- 14 意识完全是知觉和在外部世界定向的产物。它可能局限于大脑。大脑是由外胚层起端的，并且在我们始祖的时代，它可能也是一种皮肤感官。意识源自大脑中的那种定位功能，因而可能会保留感觉的这些质和定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7世纪早期和18世纪的英法心理学家们试图从感觉中获得意识，就好像它只是由感觉材料构成的。这种思想表达在一个著名的论断中：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理智中也不存在。^[1] 在现代心理学理论中你能看到类似的状况。例如，弗洛伊德虽然不从感觉材料中探求意识，但是他认为潜意识源自于意识，这遵循了相同的致思路径。
- 15 我采取相反的方法：我认为首先存在的无疑是潜意识，意识实际上是从潜意识状态中浮现出来的。在较早的儿童期，我们是潜意识的；本性最重要的那些功能是潜意识的；意识不过是潜意识的产物。意识是一种需要耗费巨大精力的状态，所以你会因意识而疲劳，因意识而精疲力竭。它大概是一种非自然的举动。当你观察原始人群时，你会看到：例如，在他们受最轻微的刺激或者不受刺激时，又或者他们处在打盹之类的状态时，意识消失了。在他们连续坐了几小时后，你问他们：“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想什么？”他们会因此受到冒犯，他们要说：“只有疯了的人才会想——在他的头脑中有思想。我们才不想。”即使他们想的话，那也只是在肚子里或者心里。某些黑人部落会断然向你宣称，思想在肚子里，因为他们只认识到那些在实际上扰动了肝、肠或者胃的思想。换句话说，他们只意识到情绪性思想。情绪和情感始终都是伴随着明显的生理神经过程的。
- 16 普韦布洛（Pueblo）的印第安人曾经对我说：“美国人都疯了。”我当然感到有些奇怪，并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嗯，他们说他们在头脑中思考。健全的人是不会在头脑中想的，我们在心里想。”他们大约处在荷马时期。在那一时期，横膈膜（膈=心灵，灵魂）是心理活动的场所；这意味着一种不同本质的心

[1] [“心灵之内皆可感知。”见莱布尼茨（Leibniz），回应洛克的《人类理解新论》，B.K. II ,第1章，第2节。该论断起初是由经院哲学家提出的；参见邓斯·斯各托（Duns Scotus）：《论第一原理》，问题3。]